

残荷

刘才文

2018年11月17日的杭州西湖，全是是冬色茫茫，天浸透了水，沉坠坠的。2018年12月7日是立冬，22日是小雪，西湖的冬是如期而至的。这天的下午，我随着“鲁迅杂文研究会”的同仁，凭吊了陈文龙。陈文龙的墓与西湖相邻，往返途经西湖。我紧跟队伍，行于堤岸，顾盼浸在冬雨中的水天，仰望似霏，平视有雾，看水有尘。

说是下雨了吧，撑伞还嫌累赘，冒雨则湿衣裳。雨呢？在飘洒吗？难觅踪影，却淋得心头也有了雨，蒙蒙的灰色。疑惑间，雨在西湖原本开阔的水域扯起屏障，也是灰色的，游动悬浮，模糊了视线。湖的水面悄然，静得有些呆滞，寻不到雨的涟漪。这便是冬中的西湖么？水槛不但不清，尚多了点点的忧愁。岸边的那山那塔都被雾霭色浸染了。这确实是西湖的冬天的雨，似有似无。

环顾四周，远岸的树，在天与水之间，撩开一隙慢脚，翘起一抹深色，拂去了水面的尘，有凝重的绿，一束束，刺破水面，若点若缀，簌簌然，那便是荷叶儿的身影啊！半截身子栽在水里，竭力伸展躯体，拽着荷梗，荷着沉重的水面，没有呻吟，也无挣扎。荷梗仍中通外直，但全然没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时的活力，很是吃力地挂碍着荷叶儿，二者相依，柔弱坚忍，虽无香远益清，也不失亭亭净植的韵；悄然然，我自岿然，勾勒出孤傲的残荷图，嵌入西湖的水域。若说此景美，有人会跟你急，若说品之滋味深长，那就是个人的事了。庆幸的是，此时的水面，没有舟船的搅扰，也算是管理者对品者的恩赐吧。试想，只须好事者的一叶小舟闯入，即便撕碎湖水的木纳和深沉，削断净植的荷梗，荷沉水底，顷刻间残荷的淡然即了无踪影。

驻足西湖之岸，回首陈文龙的墓，视野里仅是那么一座山丘，还有重重的绿，似有残缺。一侧是险些被忽略的墓，另一侧是少被捧赞的残荷，二者重合，融入这雨，这水，这天，其色调给人以释然。此时此刻，山上的陈文龙，水里的残荷，便让人刻骨铭心了。

陈文龙(1232年—1277年)，福建莆田人。与文天祥有着相似的经历。其是宋度宗咸淳四年的(1268年)状元。官至南宋参知政事(副丞相)兼闽广宣抚使。南宋末年，王朝岌岌可危，元军入闽，福州、泉州沦陷，兴化孤城无援，陈文龙散尽家财募兵，坚守兴化，数次斩杀劝降元使。后城破被俘，拒绝降元，被押北上，一路绝食。行至杭州，执意祭拜岳飞，恸而殉国于岳庙。元朝统治者感其忠义，将其葬于杭州西湖智果寺西侧。

多亏陈文龙的族裔陈天宇先生带路，少了诸多周折。陈文龙的墓地虽与西湖近在咫尺，因被众多的建筑物围截，踪影难觅。我等行至西湖北山街葛岭路伍号的“静逸别墅”，才算找到入口。此处原为张静江寓居葛岭的旧居。1927年，张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穿过别墅，拾级而上，爬过两道山梁，便觅到有墓无园的一隅，墓体斑驳，虽依山势，眺望西湖，但残垣落叶，素若民冢，名不见传，岂止有被遗落的感慨！这就是陈文龙的寝地？若非碑文醒目，即使路遇，少有留意者。就是雨沥沥，有窃窃的私语。我等行者，驻步墓前。墓碑正面书有“宋参知政事陈忠肃公墓”，左则书有“茶陵谭延闿书”，右则书有“中华民国十八年重修”。据陈天宇先生介绍，明正德年间，于墓前建祠，后荒废了。若不是“民国十八年(1929)”重修，怕是难存踪迹了。墓存，碑在，无须赘述，即还原了历史细节。虽然被一些淡忘了，但还是会有一些人铭记的。

在所有铭记陈文龙的人中，为陈文龙墓碑题字的谭延闿，当是其中者。此公何许人也？资料显示，此公是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近代颜书大家、中山陵主碑碑文的书写者。谭延闿(1880年—1930年)，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陈三立、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曾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1928年2月，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至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婚姻的介绍人。他的女儿谭祥嫁与陈诚为妻。此公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

自古描写荷的诗文很多，名篇亦唾手可得。从汉乐府《江南》“莲叶何田田”中，可看到水中浮有茂盛的莲叶儿。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荷塘的花和叶儿上，寄托了月的轻纱梦。周敦颐的《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也是对鼎盛期的莲与叶儿的感悟。唐李商隐有：“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元萨都刺有：“秋风吹白波，秋雨鸣败荷。”二者所写到的枯败之荷，那却是秋雨之荷，有霜飞，有雨鸣，尚存生机。而冬天之荷呢，残了，枯了，绝无香远益清，最后的坚持，只有净植的梗，不腐的叶儿，荷着沉重的水域，或伟大，或渺小，少见感慨者。雨稠了，路旁的樟树叶儿有了响动，陈文龙的墓和水域中的荷，都被雨的尘锁住了。我等撑起了伞。



欧昭晖

春天已在赶来的路上

在堂兄铭政的肩上，都感觉到父亲的全身都在发抖。我多么想我的两行的泪水能够给父亲带去一些温度！现在回想起来，在“孝”字面前再动听的话语都是不起作用的，它是平常日常中的点点滴滴的行动，奉一碗药汤，倒一次痰盂也许无声胜有声。在父亲心中，“孝”简单成四个字：“生养、死葬”。

我至今还在纠结还在自责，用尽洪荒之力，还没能让父亲看到2016年第一天的日出。2015年的冬天，我每一分钟都害怕接到母亲和弟弟们的电话，因为害怕他们传来父亲病危的消息，而这个电话在公历2015年最后一天夜晚10点多钟还是来了……所幸的是，父亲出殡的那天竟久雨初晴了，不甚温暖的阳光将母亲和我全家人的眼泪打得支离破碎，我坐着轮椅和三个弟弟将父亲葬在向阳而且可以遥遥守望奶奶的山坡，因为有阳光的冬天不会太冷。

我十岁之前一直跟奶奶睡。每到农历9月底，奶奶就开始犯哮喘，整夜整夜坐在床上咳着憋着，我也整夜提心吊胆，生怕奶奶一口气回不过来就去了。镇上几个有名气的中医成了家里常客。那些“三子养心汤”“白果定喘汤”之类好像作用不是很大。如果奶奶现在还活着，我有N种方法，虽然不能根治，至少不会让奶奶那样痛苦。

都是脊髓灰质炎惹的祸，我6岁到14岁，每到冬天，不听使唤的右腿便会生冻疮溃烂，直到春暖花开，至今还留着累累的疤痕。15岁时的秋末，奶奶便缝了块厚厚棉絮绑在我右脚脚肚上，这样才让该死的冻疮滚蛋。

2008年的冬天，冰雪成灾。父亲不放心我，来到了我诊所。每天夜晚，父亲都会将我比冰更冷的脚，抱进他瘦骨嶙峋的怀里紧紧地捂着捂着。

还是2008年“冰灾”期间，她从郴州一个很冷很冷的镇上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停电，手机没信号，她在结冰的屋顶给我打电话。最后，电话中只有她稀里哗啦的哭声……原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骗人的鬼话。我知道，她好想来到我身边，她也知道，我也很想在她身边，但是，冰灾让车辆无法行驶。后来，太阳出来了，冰也融化了，去她那，我没有生存空间，我又没有能力将她工作调动过来。一切都随冰消去，放手也许是给对方寻找幸福的机会，或许更是将双方推进深深的寒冬……

不说了。趁2018年冬天的末尾，我要租个摩的回家陪陪母亲吃顿饭，听听母亲唠嗑唠嗑，再到镇上为心爱的她寄个暖宝宝。

或许，春天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父亲的锄头

谷彦平



父亲今年已经八十八岁高龄了。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春天，大地刚刚苏醒，父亲便迫不及待地摆弄起他的锄头来。父亲将歇了一冬的锄头卸下，在锄柄粗端包块杉树皮，在锄头内端装上铁尖，插上木楔，用铁锤敲紧，放到门前水塘里浸泡。过一会儿，从水里拿出锄头，父亲便喜形于色了。

从春到夏，锄头一直被父亲搁在肩上或握在手中，它既是卫士，又是杀手，一直游走在日渐蓬勃的田垄上。父亲把锄头向前一递，再向后一拽，田垄被掀起薄薄的一层，疯长的野草瞬间便失去了依托，与土地剥离开去。没有野草与它争阳光、争肥料，田里的庄稼笑逐颜开，很带劲地向上长，向上长。

分田到户以后，耕牛为私人财产，村里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家养了耕牛。农忙时节，耕牛成了香饽饽。为了省钱，我家很少请人犁田。父亲说：

“宁肯自己累点、苦点，省点钱自己买肉吃。”父亲带头，一家人拿着锄头去挖水田，俗称锄田。

烈日炎炎，刚割了禾的稻田，全是密密麻麻的禾茬脑，两寸高，田中零星地散布着一堆堆打稻谷时扔下的稻草。此时，田里已经蓄了水。一家人卷起裤腿，下到水田里依次排开，每人掌管一锄所及的扇面宽度，挥着锄头用力挖下去，曲臂一拖，要把禾茬连同一锄泥巴翻转过来，将禾茬埋在泥底下。这样的动作反复连续不断地进行。一天下来，满脸满身泥水，一双手掌的关节处磨出红红的大水泡。水泡磨破了，沾了泥水，痛得钻心。而且，水田里还有无处不在的稻飞虱和别的小飞虫，叮得人痒得难受。一丘水田锄好了，我们如释重负，走到水圳边洗脸洗脚，将锄头擦洗干净。此时的锄头锄板乌黑，刃口发亮，锄柄溜光，是一年中容光焕发的时候。

日日月月的劳作，不知摔

碎了多少豆瓣一般的汗水，终于让全家度过了饥饿时光。父亲用锄头挖出了生存之道。

父亲好劳动，一直到七十多岁，仍在田里干重力活。父亲八十岁时，我们兄妹几个商量，把家里的田承包给种粮大户。父亲气鼓鼓，几天后终于理解了我们的用心，但前提是小菜园他仍要打理。我们只好答应了。

年岁大了的父亲对锄头有点偏执的爱，不允许锄头上沾有半点泥土。一次，我回家劳动后，没有及时清除锄头上的泥土，以至于干了干的泥土像蚂蚁吸住了人的小腿一样不肯离开锄身。父亲见状，一言不语，默默地将锄头洗干净，用稻草擦洗发光才罢休。我不敢作声，因为父亲的眼神里写满了不满和无奈。

农耕文明时代的农具随着机械化农耕方式的普及、推广，也许尘封于侧房的某个角落。但父亲的锄头，仍闪亮在我心头，就像父亲将它擦了又擦，让它不会生锈。